

农户对传统村落活化利用的满意度及参与特征

韩会庆, 张英佳, 简元菊, 梁 婷, 王 涛

(贵州理工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贵阳 550025)

摘要: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加速,传统村落面临人口空心化、建筑物失修和风貌破坏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其活化进程。因此,选取贵州省三都县的咕噜村、野记村和高洞村作为典型传统村落代表,通过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分析了农户对传统村落活化利用的满意度及参与特征。研究表明,三个传统村落中农户对活化利用的满意度较高,高洞村农户满意度最高,其次是咕噜村,野记村最低。这与高洞村生态旅游和民族工艺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参与意愿方面,三个村落的农户参与活化利用的意愿均超过90%,高洞村农户的参与积极性最高,其次为咕噜村,而野记村最低。影响参与意愿和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收益、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和政策支持。建议通过经济激励与多元化收入渠道、提供技术培训和专业指导、强化社区合作与自治组织、改善基础设施与生活环境、促进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以及制定和实施有效人口政策等措施提高农户对活化利用的满意度和参与积极性。

关键词: 活化利用; 农户; 态度; 参与度; 传统村落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807(2024)24-0124-05

传统村落在文化遗产传承、旅游业发展以及丰富人们精神世界方面具有重要意义^[1]。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使得传统村落的活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2]。然而,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工业化步伐的加快,传统村落面临人口空心化、建筑物失修、风貌破坏等问题,这些问题进一步阻碍了传统村落的活化进程^[3-4]。因此,研究传统村落活化利用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和前沿课题。

目前,学者主要从保护与修复、旅游与开发以及文化传承3个方面开展传统村落的活化利用研究。已有研究表明,保护和修复传统村落建筑有助于这些村落焕发新的生机。然而,由于缺乏专业维护和资金支持,加之原住居民自行拆建,一些传统村落的建筑风格被破坏,导致其逐渐衰败^[5-6]。此外,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仍处于低速发展阶段^[6],部分传统村落因缺乏科学规划和合理开发,过度追求旅游利益,导致游客体验下降^[7-8]。在文化传承方面,已有研究建议将文化传承与互联网、教育机构和公益活动相结合,这对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9-10]。然而,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开发较早且知名度较高的地区,偏远山区的传统村落研究较

少,尤其缺乏对农户满意度和参与度的研究。

贵州因其独特地貌和民族特色,拥有众多传统村落^[11-12]。三都县是全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也是中国传统村落分布最密集、保存最完整且最具民族特色的县之一。然而,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区位条件差和传统观念的影响,贵州传统村落的活化利用面临巨大挑战。因此,本文选取三都县的咕噜村、野记村和高洞村作为典型传统村落代表,分析农户对传统村落活化利用的满意度及参与状况,以期西部欠发达山区的传统村落的活化利用提供科学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咕噜村、野记村和高洞村是贵州省三都县以苗族和水族为主的3个典型传统村落,这些村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村落所在的三都县平均气温为18.2℃,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约为1300mm,全县森林覆盖率超过50%。这3个传统村落积极利用其独特的民族特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发展旅游业吸引游客。高洞村的旅游业发展起步较早,咕噜村和野记村的发展相对缓慢。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青

收稿日期: 2024-07-22

基金项目: 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4RWZX080)

作者简介: 韩会庆(1983—),男,山东济南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与保护;张英佳(1984—),女,湖南湘西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简元菊(2005—),女,贵州黔西人,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梁婷(2004—),女,贵州黔西人,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王涛(2004—),男,贵州遵义人,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

壮年人口外出务工,导致村落人口空心化问题加重,进而阻碍了传统村落的活化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课题组成员于2024年6月前往咕噜村、野记村和高洞村开展实地调研,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对农户进行抽样调查。咕噜村、野记村和高洞村分别发放调查问卷153、150和186份,收回有效问卷149、147和182份,问卷有效率达97.38%、98.00%和97.84%。调查问卷的主要内容为个人和家庭基本信息、农户对传统村落活化利用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农户参与传统村落活化利用的意愿和积极性以及影响因素。如表1所示。

表1 调查农户统计学特征

因素	类型	咕噜村 占比/%	野记村 占比/%	高洞村 占比/%
性别	男	48.53	43.71	46.14
	女	51.47	56.29	53.86
年龄	18~40岁	25.02	24.38	26.26
	41~60岁	39.47	36.58	42.30
	60岁以上	35.51	39.04	31.44
受教育水平	初中及以下	66.34	72.34	70.61
	高中/中专	23.79	20.79	22.06
	大专及以上	9.87	6.87	7.33
家庭劳动力数	3人及以下	36.57	32.14	34.98
	4或5人	42.45	41.46	41.70
	6人以上	20.98	26.40	23.32
家庭外出务工数	2人及以下	40.28	33.71	36.32
	3或4人	36.17	39.56	37.74
	4人以上	23.55	26.73	25.94
家庭年收入	1万元及以下	23.57	36.83	18.40
	1万~3万元	46.51	40.54	49.58
	3万元以上	29.92	22.63	32.02
农户生计类型	纯农户	7.36	15.51	10.66
	一兼户	35.41	45.74	33.26
	二兼户	41.66	31.27	37.47
	非农户	15.57	7.48	18.61

2.2 研究方法

2.2.1 满意度和参与积极度测算

参考韦惠兰和王光耀^[13]的做法,根据被调查人口数量结合满意程度赋值标准测度农户对传统村落活化利用满意度。同理,根据调查调查人口数量结合农户参与积极程度赋值标准测度农户对传统村落活化的参与积极度。具体计算公式为

$$C = \frac{\sum_{i=1}^n D_i F_i}{F} \tag{1}$$

$$M = \frac{\sum_{i=1}^n K_i F_i}{F} \tag{2}$$

式中: C 和 M 分别为农户对传统村落活化的平均满意度和平均参与积极度; D_i 和 K_i 分别为 i 种满意程度的赋值标准和 i 种参与积极程度的赋值标准; F_i 为 i 种满意程度的农户数量或 i 种参与积极程度的农户数量; F 为参与调查的农户总数量。满意程度分类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满意、比较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分别赋值为5、4、3、2和1。同理,参与积极程度分类为非常积极、比较积极、一般积极、不积极和非常不积极,分别赋值为5、4、3、2和1。

2.2.2 异质性分析方法

为厘清不同农户类型对传统村落活化利用的满意度和参与积极性的差异性,从生计类型和家庭空心化程度分析活化利用满意度及参与积极性的异质性。参考高聪聪和陈云飞^[14]的划分方法,将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占20%以下、20%~50%、50%~80%和80%以上分别划分为纯农户、一兼户、二兼户和非农户4种生计类型。参考张丹丹^[15]的研究成果,将外出人口占家庭总人口10%以下、10%~30%、30%~50%和50%以上分别划分为无空心化、轻度空心化、中度空心化和重度空心化4种类型。

3 结果分析

3.1 农户对传统村落活化利用满意度

农户对传统村落活化利用的平均满意度呈现高洞村>咕噜村>野记村。3个传统村落中咕噜村和高洞村以比较满意占主导,其次为一般满意。而野记村以一般满意为主,其次为比较满意。此外,3个村落均没有农户表现出非常不满意,这说明农户对活化利用满意程度较高。除了比较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高洞村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满意的占比均高于咕噜村。野记村的比较不满意占比明显高于另外两个村落(表2)。

咕噜村和野记村农户均对村落活化利用中的村落文化传承和村落风貌保护满意度较高,对政策支持力度、村民参与程度、产业发展表现出较低满意度。咕噜村农户对村民参与程度、产业发展、生活环境改善和政策支持力度的满意度稍高于野记村,

表2 传统村落活化利用整体满意度

村落名称	不同满意等级占比/%					平均满意度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满意	比较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咕噜村	4.03	53.02	36.91	6.04	0.00	3.55
野记村	0.68	29.25	59.18	10.88	0.00	3.19
高洞村	8.79	53.85	40.66	2.20	0.00	4.02

但对村落风貌保护、村落文化遗产、资金支持的满意度低于野记村,这主要与野记村地处偏远、经济发展落后、村落风貌保护和历史文化保留较好、且村落生活较差、得到较大资金用于改善基础设施等有密切关系。高硐村农户对活化利用各方面的满意度均高于咕噜村和野记村,这与该村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和民族工艺业,第三产业起步早且趋于成熟,得到的社会经济支持较大有直接关系(表 3)。

咕噜村和高硐村农户认为产业发展落后是影响传统村落活化利用的主导因素,其次为基础设施水平,这反映了贵州大部分传统村落活化利用面临的主要障碍因子。野记村农户认为基础设施落后是影响活化利用的关键,其次为产业发展水平。值得注意的是,3 个村大部分农户都认为人口流失、环境受损、人文风貌缺失并不是影响活化利用的重要因素(表 4)。

3.2 农户参与传统村落活化利用的意愿及积极性特征

3 个传统村落农户参与活化利用的意愿均很高,愿意参与的占比高于 90%,不愿意参与的占比很低。高硐村参与意愿稍高于咕噜村和野记村,野记村农户愿意参与占比最低,其原因主要是咕噜村和野记村非农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而高硐村非农产业发展相对较好(表 5)。

高硐村农户对参与活化利用的积极性最高,其次为咕噜村,而野记村的积极性最低。3 个传统村落农

户均以比较积极为主,其次为非常积极。高硐村的非常积极占比明显高于咕噜村和野记村,这与该村重点发展的生态旅游和民族工艺业需要大量劳动力,为农户参与提供便利条件,这使得农户参与积极性较高。而咕噜村和野记村非农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吸纳劳动力较弱,这限制了农户参与积极性(表 6)。

咕噜村农户认为经济收益低、劳动力不足和受教育水平低是影响活化利用参与意愿和积极性的的重要因素。野记村农户认为劳动力不足和受教育水平低是影响参与意愿和积极性的关键因素。高硐村农户认为政策不完善是影响的主导因素。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是,咕噜村和野记村的人口外流较严重,留守人口受教育水平低。高硐村农户的非农产业发展较为成熟,非农产业支持政策和管理措施还不完善,如资金分红、人员管理制度等,这成为影响活化利用参与积极性的关键(表 7)。

3.3 活化利用的满意度和参与积极性异质性分析

从不同生计类型看,3 个村落纯农户均对活化利用的满意度最高,其次为一兼户和二兼户,而非农户最低。对活化利用的参与意愿和积极性最高的为非农户,二兼户和一兼户次之,纯农户最低。其原因为纯农户收入较低,且需大量时间用于农业生产,鲜有空闲时间参与非农产业,因此,他们对村落活化利用的要求不高,参与积极性较低。相反非农户希望通过传统村落发展非农产业增加收入,然而当前非农产业发展还不十分发达,使得满意度较低,但参与积极性高。3 个村落均呈现出空心化更加严重的家庭对活化利用满意度更低,他们通常寻求外出务工增加收入,对村落活化利用的积极性也较低,这可以说明传统村落人口流失强烈影响农户对村落活化利用的认同度和参与度(表 8)。

表 3 农户对传统村落活化利用各方面的满意度

因素	咕噜村	野记村	高硐村
村落风貌保护	3.29	3.38	3.45
村落文化遗产	3.25	3.46	3.48
村民参与程度	2.70	2.52	3.12
产业(旅游,农业等)发展	2.86	2.41	3.83
资金支持	2.81	3.01	3.14
生活环境改善	3.01	2.57	3.09
政策支持力度	2.83	2.76	3.21

表 4 影响传统村落活化利用主要因素

村落名称	因素占比/%				
	人口大量流失	环境受损严重	基础设施落后	人文风貌缺失	产业发展落后
咕噜村	2.65	7.28	20.53	15.23	54.30
野记村	0.68	4.08	72.11	2.04	21.09
高硐村	1.10	1.65	23.63	5.49	68.13

表 5 传统村落活化利用农户参与意愿

村落名称	愿意参与占比/%	不愿意参与占比/%
咕噜村	95.36	4.64
野记村	94.56	5.44
高硐村	98.35	1.65

表 6 传统村落活化利用农户参与积极性

村落名称	不同积极程度占比/%					积极度
	非常积极	比较积极	一般	不积极	非常不积极	
咕噜村	28.31	53.91	16.72	1.06	0.00	4.10
野记村	25.05	50.73	20.04	4.18	0.00	3.97
高硐村	42.75	54.34	2.91	0.00	0.00	4.40

表 7 影响农户参与传统村落活化利用意愿和积极性的因素

村落名称	因素占比/%					
	时间不充裕	经济收益低	信息不畅	劳动力不足	教育水平低	政策不完善
咕噜村	12.77	24.74	5.56	20.86	20.08	15.99
野记村	2.11	11.56	3.62	42.42	34.07	6.22
高硐村	15.21	8.48	9.82	17.49	18.55	30.45

表 8 不同类型农户对活化利用满意度和参与积极性

村民名称		生计类型				空心化程度			
		纯农户	一兼户	二兼户	非农户	无空心化	轻微空心化	中度空心化	重度空心化
咕噜村	满意度	3.61	3.58	3.54	3.47	3.74	3.69	3.50	3.42
	参与意愿比例/%	72.36	81.69	95.93	97.44	97.88	96.05	94.36	93.12
	参与积极度	3.37	3.98	4.18	4.25	4.19	4.16	3.99	3.82
野记村	满意度	3.45	3.22	2.97	2.81	3.26	3.22	3.14	3.08
	参与意愿比例/%	82.99	90.12	94.54	95.50	96.33	95.65	93.40	92.67
	参与积极度	3.19	3.94	4.15	4.23	4.12	4.04	3.95	3.91
高硐村	满意度	4.11	4.07	3.91	3.72	4.14	4.09	3.87	3.35
	参与意愿比例/%	88.17	97.07	98.14	99.05	99.72	98.96	97.64	95.61
	参与积极度	4.25	4.38	4.43	4.59	4.58	4.49	4.36	3.99

4 结论与对策建议

4.1 结论

通过对贵州省三都县咕噜村、野记村和高硐村的实地调研,发现农户对传统村落活化利用的满意度和参与意愿普遍较高,但各村落之间存在明显差异。高硐村因生态旅游和民族工艺业的发展,农户满意度和参与积极性最高,咕噜村次之,野记村因基础设施落后,满意度和参与积极性最低。影响农户满意度和参与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收益、基础设施水平、产业发展和政策支持。高硐村的发展模式表明,生态旅游和民族工艺业的发展可以显著提升农户的满意度和参与积极性。野记村的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的改善和资金支持对提升农户满意度具有重要作用。此外,研究还发现,不同生计类型和空心化程度的家庭农户对活化利用的满意度和参与积极性存在异质性,非农户和无空心化家庭参与积极性最高,纯农户和空心化严重的家庭最低。未来,通过经济激励与多元化收入渠道、提供技术培训和专业指导、强化社区合作与自治组织、改善基础设施与生活环境、促进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以及制定和实施有效人口政策等措施提高农户参与传统村落活化利用的满意度和积极性。

4.2 对策建议

(1)经济激励与多元化收入渠道。为了提高农户参与传统村落活化利用的满意度和积极性,首要的是提供切实有效的经济激励。可以通过财政补贴、低息贷款和税收减免等政策,鼓励农户积极参与村落的修缮和旅游开发项目。此外,利用市场化手段,开发多元化的收入渠道,如农业与旅游相结合的项目,增收不再单一依赖传统农业。例如,发展生态农业和农家乐,通过提供旅游体验和特色农产品销售,增加农户收入,这不仅能提高农户的经济收益,还能增强他们参与村落活化的动力。

(2)提供技术培训和专业指导。要提高农户的参与质量,必须提供系统的技术培训和专业指导。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可以定期组织培训班,教授传统建筑修缮、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服务等相关知识。邀请专家到村开展实地指导,解决农户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此外,鼓励农户参加各种学习交流活动,提升他们的技能和知识水平。通过不断提升农户的专业能力,他们将能够更好地参与到村落活化的各项工作中,提高参与的效果和满意度。

(3)强化社区合作与自治组织。社区合作和自治组织是确保农户积极参与的基础。通过建立和完善村级自治组织,如村民委员会和合作社,确保农户在村落活化的各个环节都有发言权和参与权。引入民主决策机制,让农户参与村落规划和项目实施的全过程,增强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定期组织社区活动和座谈会,促进农户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向心力。例如,通过村民大会讨论和决定村落保护和开发项目,增加透明度和公信力,使农户感受到自己是村落活化利用的直接受益者和重要参与者。

(4)改善基础设施与生活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生活环境是提高农户满意度和参与积极性的前提。加大对传统村落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交通、水电、通信等基本设施条件,提升农户的生活质量。同时,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改善村落的居住环境和生态环境。例如,通过修缮古建筑、保护自然景观、美化村容村貌等措施,提升村落的整体形象。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优美的生活环境不仅能提高农户的生活质量,还能吸引外来游客和投资者,为村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5)促进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文化传承和旅游发展是传统村落活化利用的核心路径。大力推动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节庆活动,增强村落的文化氛围。同时,开发

具有特色的文化旅游项目,吸引游客,增加农户的收入来源。例如,可以打造传统手工艺品制作体验、民族文化节庆和生态旅游等项目,让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深入体验村落的文化魅力。通过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既能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又能推动村落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户的参与积极性和满意度。

(6)制定和实施有效的人口政策。鼓励年轻人返乡,通过提供创业补贴、贷款优惠等政策,支持他们在村落内创业或就业,提升村落经济活力。实施生育鼓励政策,为有意愿生育的家庭提供经济支持和福利保障,以促进人口增长,有效提升传统村落的人口吸引力和留住力。此外,还应推动养老服务发展,为老年人口提供优质的养老保障,减轻家庭负担。

参考文献

- [1] 魏峰群, 马文硕, 杨蕾洁. 传统村落活态化价值认知与多维弹性评估模型研究——基于陕北地区案例实证[J].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4): 701-715.
- [2] 卓茂榕, 李宏泽, 卢培林, 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传统村落的旅游产业的探索——以揭阳市白塔镇为例[J]. 建筑与文化, 2024(4): 87-89.
- [3] 曲颂, 郭君平, 夏英. 宅基地制度改革视域下传统村落古民居的活化利用对策[J]. 农业经济问题, 2023(9): 45-57.
- [4] 李艺玲, 杨佳麟. 福建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利用——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J]. 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35(2): 26-32.
- [5] 时少华, 梁佳蕊. 传统村落与旅游: 乡愁挽留与活化利用[J]. 长白学刊, 2018(4): 142-149.
- [6] 高百宁. 传统村落古建筑活化利用路径探析——以高平良户村为例[J].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3, 16(6): 7-11.
- [7] 刘聪. 关于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的高质量发展构思——以抚州市为例[J]. 江西农业学报, 2023, 35(1): 220-227.
- [8] 刘沛林, 徐瑞, 李伯华, 等. 基于有机更新的旅游型传统村落空间功能活化研究——以皇都村为例[J]. 长沙大学学报, 2024, 38(1): 52-59.
- [9] 孙琳, 李兰, 徐小岚, 等. 传统村落文化与旅游活化研究——以广西桂林市灌阳县江口村为例[J]. 许昌学院学报, 2021, 40(6): 111-115.
- [10] 张胜冰. 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村落文化的活化利用与开发——以山东半岛沿海城市村落为例[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2): 82-88.
- [11] 赵曼丽. 贵州传统村落空间活化的生态策略探析[J]. 贵州民族研究, 2017, 38(12): 81-84.
- [12] 王华飞, 赵宇鸾, 周鸾宇, 等. 山水林田湖草视角下贵州传统村落的地方性特征研究[J/OL].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10[2024-07-12]. <https://doi.10.16614/j.gzhuj.zrb.2024.05.013>.
- [13] 韦惠兰, 王光耀. 沙化土地治理区农户生活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甘肃省12县域调查数据[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7, 31(4): 1-8.
- [14] 高聪聪, 陈云飞. 农户分化对开发利用冬闲田种植油菜意愿的影响机制[J]. 武汉轻工大学学报, 2024, 43(2): 68-77.
- [15] 张丹丹. 福建省农村人口空心化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J]. 台湾农业探索, 2023(5): 9-15.

Farmers' Satisfaction and Particip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Revitaliz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HAN Huiqing, ZHANG Yingjia, JIAN Yuanju, LIANG Ting, WANG Tao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Gui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traditional villages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population hollowing, building disrepair,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landscapes, severely hindering their revitalization process. Therefore, Gulu Village, Yeji Village, and Gaotong Village in Sandu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were selected as representative traditional villages. Through field research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farmers' satisfaction and particip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revitaliz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rmers' satisfaction with the revitalization and utilization is relatively high in the three villages, with Gaotong Village having the highest satisfaction, followed by Gulu Village, and Yeji Village having the lowest.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tourism and ethnic crafts in Gaotong Village. In terms of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the willingness of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vitalization and utilization exceeds 90% in all three villages, with Gaotong Village having the highest participation enthusiasm, followed by Gulu Village, and Yeji Village the lowest.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and satisfaction include economic benefits, infrastructur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policy support. It is recommended to enhance farmers' satisfaction and participation enthusiasm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economic incentives and diversified income channels, providing technical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guidance,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cooperation and self-governing organizations,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and living environments, promoting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effective population policies.

Keywords: revitalization and utilization; farmers; attitude; participation; traditional villages